

读客® 公务员读史丛书 012

读历史，更懂政治，修身治国平天下

讲述中国历史上最高超、最曲折、也最常见的夺权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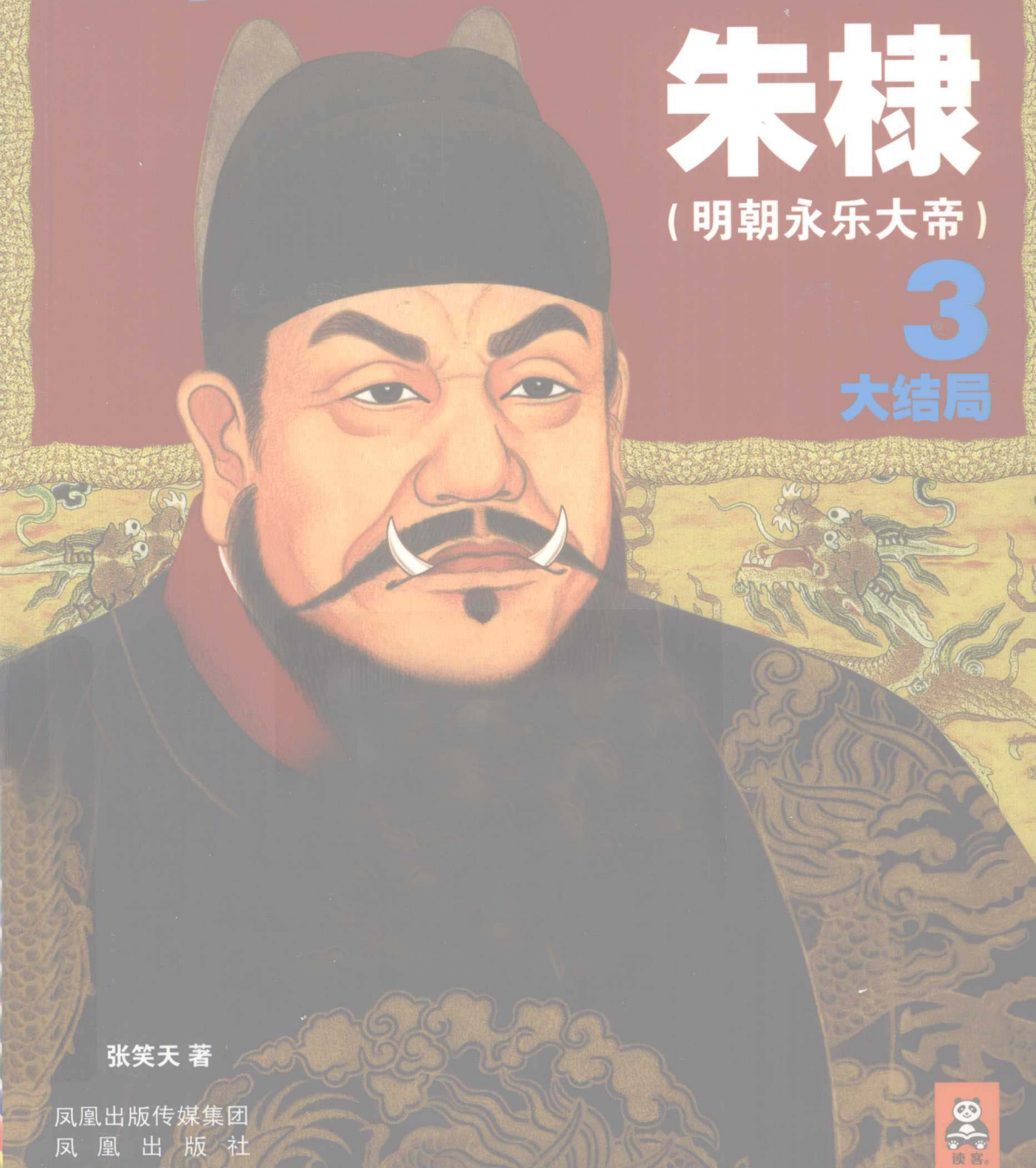
夺权野兽

朱棣

(明朝永乐大帝)

3

大结局



张笑天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夺权野兽

朱棣 3 (大结局)

讲述中国历史上最高超、最曲折、也最常见的夺权大战

张笑天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夺权野兽朱棣. 3, 大结局 / 张笑天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506-0312-7

I . ①夺… II . ①张… III . ①中国 - 古代史 - 明代 -
通俗读物 IV . ① 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2189 号

书 名 夺权野兽朱棣. 3, 大结局

作 者 张笑天
责任编辑 陈 欣
特约编辑 王楷威 吴怀尧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312-7
定 价 2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位子有了，称帝先不急 /1

大臣们明知朱棣矫情、言不由衷，却不敢揭破，还得再三劝进。夏原吉说：“建文帝已自绝于天，天下岂可一日无主？观今日域中，天皇贵冑里没有超过殿下英主了。”

朱棣退了一步说：“如果有合适的人主宰天下，我朱棣即使不称帝，也无所忧虑了。”退这一步实则是向皇帝宝座迈进一步。

第二章 龙袍都做好了，还说不想当皇帝 /23

朱棣说：“你们对我误会太深了，我绝无篡逆之心……”

徐辉祖质问他，杀入南京，逼死皇帝，这还不算篡逆吗？

梅殷说，不是好些人都在劝进吗，他听说裁缝都在为朱棣量体裁衣，缝制龙袍了，还在这装什么正人君子！

第三章 密令追查建文帝下落 /44

张信猜测地说：“皇上是想派臣去寻访他的下落？”

这正是朱棣的意思，朱允炆的下落，成了令他寝食难安的隐忧。朱允炆如果活着，那就是最大的隐患，更何况，建文朝在任的四百六十三朝臣中，只逮杀了一百二十一人，归降七十人，还有两百多人下落不明。倘若这些人与建文帝勾结起来，一旦有机会，成立个流亡朝廷，那就很危险了。

第四章 郑和下西洋的秘密 /64

朱棣让郑和尽快督造船只，尽快统船队下西洋。朱棣告诉他一句不得外泄于人的话，有消息说，朱允炆可能逃到西洋去了。他下西洋各国，一是宣示我天朝威仪，让万国来朝，打开通商之路；二是秘密侦访朱允炆下落，只要他真的在国外，不管死活，也要找到，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郑和顿觉使命重大，便庄严地点头：“我明白了。”

第五章 早立太子，不出乱子 /88

徐皇后说：“这事确实不能再拖了，不早定储位，三个皇子各有自己的老师、属官、太监和亲戚，他们会使出各种手段为自己的主子争储位，好孩子也会被带坏，迟早会出乱子。”

第六章 以前起兵反削藩，现在登基要削藩 /112

朱棣现在说了实话，他即使是起兵反对削藩时，也并不认为朱允炆削藩不对，只是削到他头上来不能容忍罢了。二十几个藩王，哪个是省油的灯？谁不窥视大位？压根儿就不该有藩王存在。

第七章 死后不想跟父皇朱元璋埋在一起 /137

朱棣当即决定，皇家陵寝就选在此地，他的陵墓算第一个。当然这必须以迁都为前提。不知为什么，他并不喜欢南京，也许这个六朝古都尽是短命王朝的首府，不吉利。他内心深处还有不可告人的情结，他死后不愿陪伴父皇躺在钟山脚下。

第八章 龙椅永远有人想抢 /156

唐赛儿反复把玩着玉玺，她没有理由不信。她说：“既然真皇子在我们手上，我们不妨打这个旗号，就可以以讨逆的名义传旨天下了。”

柳如烟早把讨逆檄文草拟完毕了，他说，天下人如果知道建文帝的嫡长子还在，连一些文人士大夫都会风起归附，与义军一起反朱棣。那我们的目的就不是称王一方，而是要取天下了。

第九章 对外患用硬的，对内乱用软的 /180

朱棣皱起眉头，心里想，这真是多事之秋啊。没想到刘忠如此无用，更没想到一伙饥民暴动还成了气候。他们打出建文帝皇子旗号，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朱棣又对身旁的夏原吉说：“传旨，令柳升统领在山东沿海防堵倭寇的卫青，再加上明鳌山卫的指挥王贵，尽起本部兵马，夹击贼寇，务必把他们消灭在山东境内，不使流窜外省，不管真伪，一定要把所谓建文帝皇子捉拿归案。”

第十章 部下干不了的，

朱棣自己直接动手干 /203

此时鞑靼内部分裂，阿鲁台已引兵东去，只有本雅里失所部拒战明军。他想趁明军立足未稳，打乱其阵脚，便迎面来攻。朱棣早有准备，他登高指挥，不等敌兵冲近，先发制人，驱兵从左中右三路掩杀。战鼓雷鸣，万马奔腾，朱棣亲率骑师铺天盖地而来，与蒙元残部本雅里失的骑兵展开大战，号角声、呐喊声、冷兵器拼杀声、马蹄声震天动地。

第十一章 放权，是为了权力更稳 /228

道衍又说：“将来陛下百年后，又是一场萧墙之祸，兄弟间自相残杀。如果是这样，后人写史传时，会对陛下的业绩大打折扣，对自己、对江山、对亲子，都是不负责任的。”

朱棣恍然大悟，他颇为愧疚地说：“朕也不是不明白，有时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当局者迷呀。长老一定有好主意教我。”

第十二章 谁反对，谁掉脑袋 /249

朱高炽说：“好多大臣都反对迁都。”他明白朱棣的态度，北京豪华的新宫殿即将落成，天寿山的皇帝陵寝也破土动工了，谁能阻止迁都？也有迂腐之人，主事肖仪竟敢上本极力反对迁都，朱棣一怒杀了他，为这么个小事杀大臣，为这么点小事丢脑袋，朱高炽认为双方都不值得。有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谁反对迁都，朱棣都不会留情的，他会认为，反对迁都是幌子，跟朱棣过不去才是真的，朱棣岂能容忍？

第十三章 生于战场，死于战场 /271

居庸关外，风吹云走，残阳暗淡，画角频吹，哀声遍野。代表皇太子来接灵的皇孙朱瞻基和金幼孜等文臣武将护着皇上的大殓，银山压地浩浩荡荡从居庸关外开来，皇家卤簿、执事、宝幡、雪柳……依次而来，张挂着白色大帐的大辂里，静卧着戎马一生归来的永乐皇帝，他身后是灰沙布满征袍的将士，人人穿着重孝。居庸关内，太子朱高炽率文武百官匍匐于关内迎灵，一时哭声震天。

第一章 位子有了，称帝先不急



南京告急

下午上朝时，殿上人头更显得稀疏，冷冷清清。朱允炆关心的还是勤王之师何日来解京师之围。方孝孺并不敢以实情奏报，那太令皇上伤心、难堪了，方孝孺觉得，唯一有指望的只有齐泰、黄子澄。他说黄太卿正在苏州，与知府姚善一起募兵，齐尚书也在浙江招兵，他们都有消息传回来，相信不久就会来南京勤王。还有，铁铉也准备南下勤王。

朱允炆叹息连声，只怕是远水不解近渴呀，南京早已危在旦夕了。

从不出头露面的监察御史尹昌隆倒还每天上朝。他突然出班奏道：

“皇上，现在已兵临城下，大势已去，如果无谓地抵抗，怕也无益，如果识时务，也许还能保住性命。”他竟然劝皇上交出玉玺，让位给燕王，天下也就太平了，会立即结束动荡，这是造福于天下的事，他还“恭请圣裁”。说罢，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折子交太监递上去。

此言一出，满殿哗然，柳如烟第一个站出来斥责，尹昌隆作为监察御史，在危难之时，惑乱人心，威逼皇上退位，这是不忠，请皇上立斩尹昌隆。

程济的反应更为激烈，扑过去几乎要与尹昌隆拼命，人们好歹拉开。接下来有很多大臣响应，大殿里一片吵嚷声，尽管有人拉着，尹昌隆还是挨了不少拳脚。

朱允炆的气愤可想而知，他将那折子往案上重重地一摔，说：“尹昌隆胆敢这样欺君！朱棣给了你什么好处？莫非急等着封侯拜相吗？来人啊！”殿上武士应声而到，环列阶下。

朱允炆说：“朕先留你人头，将尹昌隆打入大牢，等朕击退了燕逆再与你算账。”尹昌隆并不畏惧，他仰天叹道，现在议和退位，还有体面可言，一旦城破，那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话还未说完他就被武士推了出去。

程济随后奏报：“皇上此前派我到金川门探听虚实，我见了谷王，他说并没有开门献城的打算，是有人造谣。金川门铜帮铁底，让皇上放心。”人们面面相觑，朱允炆总算舒了口气，又自我解嘲地说：“朕待谷王不薄，朕知道他必不负朕。”

这几天，朱允炆整天待在正心殿里，茶饭无心，常常仰头望着大匾后头的铁箱子发呆，有好几次，都差点叫人取下来打开，但总觉得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夜幕徐徐从天边撒落下来，又是一个不安之夜。正心殿里烛光飘飘忽忽，殿外风吹树响，大殿内外笼罩于白果树的巨大阴影中，皇宫显得阴森森的，像一座空旷的坟墓。

朱允炆一直在发抖，方行子该交班出宫了，朱允炆却拉着方行子的手不放。他说：“你别走，行吗？你扔下朕一个人，朕就更害怕了。”

方行子只得安慰他说：“我不走。不要紧的，皇上不要太着急，他们攻了两天，不是还没攻进来吗？等勤王军一到，里外夹击，就有转机了。”她这话，连她自己都不信。

朱允炆冷笑：“还有人来勤王吗？我早已绝望了。”

方行子说：“别人指不上，陛下还不相信齐尚书和黄太卿吗？他们正在苏州、浙江招兵，他们对皇上的忠诚还用怀疑吗？”朱允炆不语，又仰起头看巨匾后的铁箱子。方行子也在看那铁箱子。

朱允炆喃喃地说：“日暮途穷了，是开铁箱子的时候了……”

宁福来了，他像个幽灵，悄然上殿，说：“皇上，娘娘带妃嫔们都来了，在殿外候着呢。”朱允炆向外一望，见月光下，站了一院子人，有妃嫔，也有皇子，还有宫女。他一步步走出去，当走到众人面前时，由马皇后带头，呼啦啦全跪下了，人群里一片抽泣声。

朱允炆不由得悲从中来，仰天长叹一声：“是朕无能，无能啊，太祖高皇帝传位给朕才四年，朕知道他对朕的期待，朕保不住社稷江山，

朕连你们也保不住啊，朕愧对天地，愧对祖宗，愧对苍生，也愧对你们。”说着已泣不成声。

马皇后虽悲痛难忍地哭着，却一再劝慰皇上，不要过度自责，有此一劫，也许是天意，但大义终会战胜邪恶，太祖在天之灵能不保佑吗？

这些不痛不痒的话早已不能安慰朱允炆了，他说：“城破近在眼前，覆巢之下无完卵，朕无颜苟活，更不能当朱棣的阶下囚受辱，朕已想好了，一旦他们攻入宫中，朕与你们一起自裁，朕对不起你们了。”

人群里的啜泣变成了号哭。朱允炆走过去，扶起两个不到七岁的小皇子和公主，在人群里寻觅着。他问：“宫斗呢？怎么不见宫斗？”

马皇后说：“本来也要带他来的，他睡了，没醒。”

朱允炆痴痴呆呆地说：“那就别叫醒他了，让孩子多睡一会吧，以后再睡了，就再也醒不了啦……”在场的人谁不懂这话的弦外之音啊？一阵辛酸袭人，院子里又掀起更凄惨的哭声。连方行子、宁福和太监们也跟着一起哭。



吊唁是假，要钱是真

到了谷王开门献城的约定时间了，朱棣和李景隆并马来到城下，周围火把烧天，身后军阵整齐。金川门城楼上一声粗壮的、长长的号角声过后，朱棣军中回应了三声炮响，一堆火起，士兵往火上泼油，烈焰腾空。随即，金川门吊桥放下，城门洞开，朱棣一挥手，朱高煦所带的骑兵旋风般从朱棣身旁卷过，杀声震天，燕军从城门洞里攻了进去。

朱棣对李景隆说：“曹国公立了大功啊。我上一次从神策门出京，简直是穷寇一样，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又回来了。”站在一旁的袁珙说，莫逐燕，燕飞上帝畿，应验了。

朱棣想起了道衍上徂徕山请他下山的往事，感慨系之，这一僧一道出力不小啊。朱棣拍拍袁珙的肩膀，感激地说：“先生是送我上青云的一阵好风呀。”

袁珙心里热烘烘的。李景隆恭维朱棣，如今殿下回来是惊天动地呀，堪称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啊。朱棣笑了，他说：“现在城里乱，稍等等，天亮以后，咱们一道进南京去。”他又忽然想起了因他而

被杀的徐增寿，就告诉身边的李谦，进城后第一件事是去徐府吊祭，他不能冷了追随者的心。

此时，徐府正在办丧事，门前搭起灵棚，里面停放着徐增寿的棺材。旁边的吹鼓手们有气无力地奏着哀乐。徐家男女老幼在戴孝守灵，给在淮北带兵的徐辉祖捎去信，徐辉祖鄙弃弟弟“为虎作伥”，不肯回来，丧礼便风光不起来，又因徐增寿不是善终，涉及未来谁执朝纲，人们都在观望，又是战时，门庭便格外冷落，没有几个来吊丧的。

穿着孝衫的徐妙锦坐在灵棚后，觉得很没面子，她又恨二哥，又为他抱屈，坐在那里两眼发呆。管家来找她商量，魏国公在外不肯回来，兵荒马乱的，家里没人主事，二老爷又是被皇上亲手杀的，连一些老朋友都不敢来吊丧，他提议，别多停了，早早出殡吧。

徐妙锦叹口气，这就是世态炎凉啊。她想等几天，三天之内燕军打不进来，就先把灵柩暂厝庙中。她怕姐姐埋怨她，二哥虽然大逆不道，毕竟是自己将他出首的，她有一种内疚感。

管家说：“小姐大义灭亲，还是对的呀。魏国公回来会夸奖你的。”徐妙锦只能苦笑，她觉得谁都有理由骂她。

忽闻灵棚前哀乐大起，同时哭声顿时大起来。这是报丧的信号，有人来吊丧了。徐妙锦忙迎到前面，来吊丧的是个苗条瘦削的小姑娘，也穿了孝。她在灵前磕过头，起身时，徐妙锦大吃一惊：“是你？桂儿？你还活着？”桂儿苦笑着说：“一言难尽啊。”

惊喜冲淡了徐妙锦的烦恼，她一直以为桂儿被害了，深觉对不起她，没想到她还活着。徐妙锦拉着她说：“李谦说你留在大哥那里了，我根本不信，一定是这小子没安好心。没想到你还活着。”

桂儿一五一十地讲述完她的经历，徐妙锦心里想，想不到朱棣这么狠，连一个丫环都不放过，非杀人灭口不可。桂儿说：“若不是我碰上好人，我即使拣回条命，也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徐妙锦说：“你是大难不死呀，也是我害了你。我若不派你给魏国公送信，也不至于让你吃这么大苦头。你回来了好，我得好好补偿你，你别当丫环了，我认你做干妹妹，将来给你找个好人家……”

桂儿说：“我哪有这样的造化呀。谢谢小姐，我现在不能回徐府来，一来万一燕王打进城，我就没命了。二来我的恩人有难，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徐妙锦说：“你口口声声说你的恩人，到底是谁呀？”

桂儿说：“我不能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

徐妙锦说：“你别弄得这么神秘，到底怎么回事？你连我都信不过吗？”桂儿为难地说：“小姐怎么想，我还不知道吗？实在是……”

徐妙锦说：“那我不问了，你有要我帮忙的吗？”

桂儿他们在玄武湖那里租了一处破烂民宅藏身，手头缺银子，已经两顿没吃饭了。实在想不出办法，桂儿决定来闯魏国公府，她听说徐妙锦回来了，并且在为二哥治丧，凭她的善良和仗义，桂儿相信她不会让自己空手而归。

“你怎么不早说！”徐妙锦说，“你来吊唁不过是个幌子，是吧？”桂儿觉得承认了不仗义，便不出声了。

徐妙锦走到门口叫人，一个小厮过来问：“姑奶奶有吩咐吗？”

徐妙锦吩咐他告诉管家，从账房上开一百两银票来，要通兑通付的，急用。小厮答应一声走了。桂儿说：“太多了，不用一百两，有五两就够了。”

徐妙锦说：“傻丫头，钱多了还怕咬手吗？”

桂儿受了感动，她嗫嚅地说：“你想不到我这恩人有多难，朝廷在缉拿她，她全家都被抄斩了，燕王又想把她弄进宫，天下这么大，没她站脚的地方，她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她不得不隐姓埋名。”

徐妙锦说：“你这个恩人是个女子？”

桂儿说：“瞧小姐说的，我还能跟个男人在一起吗？”

徐妙锦恍然大悟地说：“我知道她是谁了，景清的女儿景展翼对不对？”桂儿说：“小姐真是玻璃脑子水晶心，真灵透，一猜就中。猜着了也别说出呀。”

徐妙锦让她请景展翼上徐府这来，不管世道怎么变，徐家的旗杆不会倒的，这里水深，藏得住。这倒是。不过桂儿说：“怕她不会来。她本来可以去方家的，可她不知听谁说的，方孝孺出卖了她父亲，才弄得龙颜大怒，杀了她全家。所以她谁也没法信。她本来和柳如烟定了亲，到现在她都没去找他。”

徐妙锦说：“看来景小姐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就不勉强了，什么时候过不去河了，我这总是个渡口。”

桂儿说：“我替景小姐谢谢你了。”

徐妙锦说：“怎么胳膊肘向外拐了，我的人成了别人的人了。”桂儿不好意思地笑了。



托孤

皇宫里已混乱不堪。太监、宫女们来往奔跑，搬东西、打行李，大呼小叫，都在准备逃难，上下不相统属，谁也制止不了谁。

宫斗背着弓箭，手执利剑，依偎在马皇后身旁，马皇后手里提着个黄绫子包袱，她在等方行子，已派管事太监去请了。宫斗望着眼前乱糟糟的一切，问：“娘，反贼攻进来了吗？我们快跑吧。我会武功，我护着娘。”

马皇后强作镇定地说：“别害怕，咱还有江南半壁河山呢。”

宫斗说：“等我长大了，我也上阵。”

马皇后搂住儿子伤感地说：“一旦宫城陷落了，娘就……娘一时不能陪你，你得听话，你不要惦记娘，记住了吗？”

宫斗愣愣地望着马皇后。

这时方行子脚步匆匆地赶来：“娘娘叫我？”

马皇后未曾说话，已泪水长流。她说：“大厦将倾，最怕见到的这一天到底来了。皇上那里怎么样？”

方行子说：“没事的，正在与大臣商议退兵之策。”

马皇后凄然苦笑道：“还有用吗？我听说，有几十万兵马在各个城门轮番攻城，我看，南京陷落只是几天内的事了。”她把手上的包袱递给方行子说：“这是玉玺，那块青玉刻的十六字皇帝玉玺，你帮皇室带在身上吧。”她知道，印上最后面的四个字是“宇宙永昌”，既然是永昌，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方行子安慰她说：“没到最后时刻，娘娘不必过度忧心。”

马皇后说：“方行子，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姑娘，你告诉我，城破之后你想怎么办？”

方行子说：“别人能跑，我不能，我是御前侍卫，皇上到哪，我得跟到哪。”

马皇后说：“谢谢你，那就拜托了，我把皇上交给你了。我想来想

去，只有把皇上托付给你，我才放心。”

方行子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皇后对她已不存芥蒂，不是托孤，而是把皇上的安危都托付给她了，这是何等信赖呀。但同时也有不祥之感，她仿佛已经意识到了马皇后将要自尽，就急忙说：“娘娘，咱们在一起，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现在还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江南还有半壁河山呢，你别往窄处想啊。”

马皇后把宫斗皇子向她跟前一推，说：“宫斗也交给你了，他是你的徒弟，也是你的儿子，你好好待他，我在九泉下也感激你。”这一说，宫斗哇一声哭了，方行子也哭了。马皇后拍了儿子一下，说：“快给干娘磕头。”

宫斗真的跪了下去，给方行子连磕三个头，方行子拉起宫斗，把他抱在怀里，已经泣不成声了。马皇后揩干眼泪，她已经无所牵挂了。她对宫斗说：“从现在起，你就跟着你干娘走，听见了吗？”

宫斗又扑过去抱住马皇后：“娘，我要你跟我们一起走。”

马皇后只得说：“你们先走，娘随后就来找你们。”

宫斗还说：“娘，那可得快点呀，别让反贼抓去。”

方行子说还不到这一天，她又劝道：“娘娘，和我们一起走吧，宫斗不能没有亲娘啊，再说，你一个人殉节，又有什么用呢？”

马皇后怕她纠缠起来没完，不得不说：“我只是防备万一。你看，这宫中都像没头苍蝇一样了，总得有个人张罗到最后啊。”

知道劝也无用，方行子就不再说什么了。她对宫斗说：“给你娘磕个头。”宫斗又趴下去给马皇后磕了头。马皇后已经哭得哽咽难言了。

马皇后说：“行子，别再磨蹭了，快走！”

方行子这才拉着宫斗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地走了。



朱元璋给皇孙的救命法宝

徐妙锦的软轿经过皇宫奉天门时，见太监们正忙着往外搬东西，于是让轿子停下说道：“这是怎么了？皇上要逃走？”

轿夫说：“你没听见吗？好像是喊杀声从金川门那边传来了，再不走，皇上不就当俘虏了吗？”徐妙锦竟向登闻鼓下的卫士走去。

朱允炆昨夜里就睡在正心殿屏风后的太妃榻上。天刚蒙蒙亮，朱允炆便爬起来，在殿上踟躅着等人上朝。他还不知道朱棣已从金川门攻进了外城。今天的早朝，人更少了，除了方孝孺、程济、柳如烟外，不到十个人。朱允炆一筹莫展地呆坐着。远处喊杀声渐渐由弱变强，听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让人心惊肉跳。大臣们都在侧耳谛听，但谁也不愿说什么。这时宁福上气不接下气地奔上殿来：“不好了，金川门破了，燕逆大军进城了！”

朱允炆说：“那，李景隆和朱穗呢？”

宁福说：“别提了，就是他们俩开城门献城的，听说，李景隆是和朱棣并马进城的，有说有笑的。”

朱允炆说：“众叛亲离！都是奸臣！”

柳如烟说：“城已破，皇上不走也得走了，不能等着受辱啊。”

众人附和，是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方孝孺主张皇上让城别走，去投奔齐泰或黄子澄，到江南积蓄力量，总会反攻回来的。但朱允炆却说他哪儿也不去，就坐在大殿上等朱棣。

有人高声说：“对，皇上哪也别去，就坐在大殿上等那个叛逆亲王到来，我看他敢弑君？”

众人惊回首，此人竟是徐妙锦。

程济说：“这话也有道理，朱棣敢在大殿上杀皇上，他还能取信于天下吗？”朱允炆不出声。

燕军已经陆续进城，正汹涌而来，满大街涌动着燕军，百姓纷纷关门闭户。马皇后在后宫刚刚得到燕军攻入的消息，她站在坤宁宫前，显得很镇定，指挥宫女太监们把柴草堆在宫殿四周，再浇上油。

最后分别的时刻到了，背着黄布大包袱的宫斗又从前面溜了回来，悄悄站一旁，马皇后发现了他，厉声喊：“你怎么还没走？不是早就告诉你跟着方行子了吗？”

宫斗说：“娘，我要跟你在一起。”

马皇后冷峻地说：“我不是你娘，你娘是方行子，从今往后你也不姓朱而姓方了。走，你给我走。”宫斗哭着不肯走，马皇后命令一个太监：“把他拖走，送到方行子那里去。”

太监拖着哭叫的宫斗走了，一直带到正心殿外，亲自托付给了方行子。呐喊声越来越近，正心殿已听得到了。

有人来报：“皇上，燕军快攻到内城皇宫外面了！”

朱允炆仍然不知所从地走来走去，殿上只有少数几个人了，连方孝孺都不在了。宫斗就跟在方行子身边。方行子提醒皇上，现在该是打开铁箱子的时候了，说不定太祖皇帝留给皇上一个绝路逢生的机会。

程济说：“对呀，快打开。”

朱允炆点点头说：“开吧。”

宁福叫殿上太监搬来梯子，他亲自爬到大匾后头，取下那个用铁链拴着的铁箱子。箱子摆在了龙案上，一把生了锈的大锁锁着，宁福擦拭着灰尘说：“不知道钥匙在哪里呀。”

程济说：“都到了千钧一发关头了，还找什么钥匙，砸开就是了。”又一时找不到铁锤，宁福和太监们急得团团转。

又有门上侍卫来飞报：“快呀，皇上快走，燕军快闯入内城了。”

方行子抽出宝剑，插进箱子缝隙里，用力一撬，咔的一声，锁头崩开了。打开铁箱盖，人们俯身一看，铁箱中还套着一个沉香木匣子，再打开，黄绢衬底，里面有几个类似奏折类的卡片，还有一把剃头刀，十锭白银，还有四套僧人衣帽，程济打开折子一看，原来是四张和尚的度牒^①。没有度牒的和尚是没经过剃度的，不算数。

方行子接过一张一看，上面还有法名呢。一个叫应天，一个叫应济，一个叫应烟，第四个叫应贤……人们都猜不透，这都是谁呀？

毕竟柳如烟最聪明，他忽然一拍脑门，恍然大悟，这分明是让皇上剃度成出家人，穿上僧衣出走啊。程济也琢磨明白了，应济是他，应烟是柳如烟，应贤是叶希贤了。

方行子说：“对呀，都应在你们的名字上了，那皇上就是应天无疑了，天是天子呀。”

程济感到很神奇，也很不可思议，便吩咐宁福快找个会剃头的，马上剃发，易僧服出逃。再迟了就出不去了。柳如烟见朱允炆还在犹豫，就说，还等什么，皇上从现在起就是应天和尚了，这是太祖显灵，也是天意。

程济几乎是强行将朱允炆按坐在椅子上，扯下一块桌帷子围在他脖子上，掌刀太监把他头发弄湿，抹上皂水，嚓地一刀下去，朱允炆已成

^①度牒：旧时官府发给僧尼的证明身份的文件，也叫“戒牒”。

了半个秃头。

程济和柳如烟商议，除了四个和尚，总还得有几个侍候皇上的人跟着一起出走啊。殿上殿下还有大臣、侍卫、太监五六十人，这时都跪下了，都表示愿跟随皇上出行。

柳如烟说不行，人太多目标大。他与程济稍加商量，便点名说：“宁福你算一个，你再挑四个手脚利索的，一起走。”

宁福答应了。四个和尚剃光了头，迅速换上了僧衣，朱允炆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的和尚打扮，一脸苦相。他被人们簇拥着仓皇出殿，但燕军冲进了前殿院子，呐喊声很大：“燕王有令，别让皇上跑了！”

正在人们慌乱不知往哪里跑时，方行子大喊一声：“前面出不去了，跟我来。”人们慌里慌张地跟着方行子左拐右拐，拐入正心殿东夹道，拼命往后面跑。



玉玺尚在，皇帝没了

坤宁宫外，妃嫔、宫女、皇子、皇女们已经站到了一起，她们脚下堆满了柴草，有人啼哭，有人绝望地低着头。十几个手执火把的太监站在宫门外等候最后的命令。

马皇后就站在妃嫔、亲眷面前，她怀里抱着一件皇上大典用的龙袍。还有一方有盒子的印玺，是从前皇上用过的御宝，即便有了十六字玉玺后，也常启用它。马皇后她脸色苍白，但很镇定，指挥后宫太监、宫女们做最后自焚的准备，和往常一样从容、有条理。

一个太监跑来，马皇后问：“皇上和宫斗走了吗？”

太监说：“马上要走了。”

这时喊杀声大作，有人惊慌来报：“皇后，敌兵打进奉天门了。”

马皇后闭了闭眼，她走近一个执火把的太监，先将手里的龙袍点着，看着火苗蹿起来，龙袍快烧到一半时，又将它丢到地上踩灭，然后把烧残的龙袍踢到一边。她是要造成皇上自焚的假相。

就在燕军士兵从两面包抄而来时，马皇后沉静地对执火把的太监说：“点火吧。”像交代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十几支火把丢到浇了桐油的干柴堆上，顿时烈焰腾空。大火霎时吞没了妃嫔们，浓烟大火中传出

凄惨的叫声、哭声。

马皇后是最后一个投火的，她回眸肃穆的正心殿，说了一声“皇上，来生见了。”便抱着玉玺盒子向火里一纵，顿时被火舌吞没。很快，火借风势，大火上了坤宁宫殿顶，烈焰发出可怕的吼叫声和建筑物断裂的噼啪声。

来到这里的燕军士兵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大火炙烤着他们的脸，热浪掀动着他们的战袍，他们一时不知是救火，还是任其蔓延。

在最后关头，朱允炆一行跑到了混堂司夹道。方行子把这些出逃的人带到宫墙下，朱允炆一看丈余高的宫墙就打怵了，这么高的宫墙能翻过去吗？方行子说不必翻越宫墙，从鬼门走。

柳如烟不懂，鬼门？鬼门在哪里？宁福已经打开了水道的锁，掀开铁板，黑咕隆咚的水道里水声淙淙，里面已经竖好了梯子。方行子告诉大家，从这里下去，宫墙外有出口，直通外城，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城去。程济说：“那就下吧，我先下，探路，第二个是皇上下。”

柳如烟愿意断后，最后一个下。程济很快消失在水道底下了，随后传上来瓮声瓮气的话：“皇上下吧，一点事没有。”

朱允炆在宁福搀扶下，一只脚踩上了梯子，他又停下，看着方行子，凄然地问：“你不跟朕一起走吗？”

方行子说，她很想跟皇上同甘共苦。可皇后有懿旨，让她带好小皇子，再说，为了江山有主，不得不以防万一，皇上和皇子不应该在一起呀。不能在一起，就是避免同时被一网打尽的意思。朱允炆点点头，泪水模糊了眼睛，他对宫斗说：“要听你师傅方行子的话，从今往后，你就是你娘了。”

宫斗又哭起来，宁福催促道：“快走吧，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朱允炆这才向下走，逐渐消失。轮到柳如烟最后一个下了，他深情地看了方行子一眼，说：“你也得快点走啊，朱棣不会饶了你的。”

“我知道。”方行子说。

柳如烟又凄伤地说：“有空打听打听景展翼的下落。”

方行子点点头。柳如烟说了一句：“这真是国破家亡啊。”他的头也渐渐隐没了。方行子把铁板重新扣在下水口，上了锁，在手里掂了掂钥匙，一扬手扔到了宫墙外。

她看了小皇子宫斗一眼，又指指高墙说：“怎么样？能不能上？这